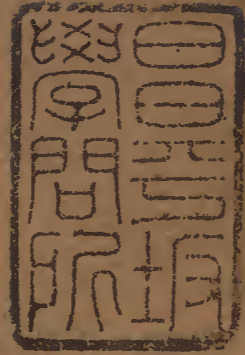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傳五十四之六



漢書門			
五〇	四一	三八	二八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二七九	五〇	三一	〇二八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18
冊數	32 ( 25 )
函號	279 69

共廿二  
三史廿四号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後漢列傳卷五十四

吳延史盧趙傳

淺草文庫

孫鑿曰賢守神九卿

梓時

又曰季英

有骨力

魏起元曰

五人皆有

行而多

孫鑿曰語

吳祐字季英

祐音又續漢書作佑

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

太守

恢或作恢音徒濫反

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

寫經書

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

祐諫曰今

大人踰越五領

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歸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

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歸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

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

戚所望

希望其贈遺也

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車有一兩輪故稱兩也昔



馬授以惹苴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微名也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嫌疑之間

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誠先賢所慎也悞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

矣季子謂札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

牧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行吟經書遇父

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奈先

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耆舊傳曰太守冷宏

召補文學宏見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

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輓壇也五經要義曰祖

道者行祭為道路所也周禮大馭掌王王路以祀及

犯輓注云犯輓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柏為祀

主祭之以車轆輓而去喻無險難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

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

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真字夏甫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

乃變服客傭為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

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

節檢也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

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

宗知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



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  
 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  
 入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  
 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  
 闕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  
 以親故愛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使歸謝其  
 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  
 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  
 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欲  
 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違怒若汝也白日殺人赦若非

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國家制

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在械祐問長有妻

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

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

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

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

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為繯投之而祐在

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

投繯白跡



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

在坐為與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

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

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

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

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鮑陽侯相鮑陽縣屬汝南郡音紂

皆有名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華人也華音昌猶及今汝州少從潁川唐溪

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繁王奔楚封堂谿因以為氏

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旬日能諷誦之典深敬焉先賢行狀曰篤欲寫

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戾記與之篤以戾記紙不

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

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問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

木剛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

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

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省表龔

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賦詠之間前書龔遂南陽南平

陽人為勃海太守南平陽今兗州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

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

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穀梁傳曰故士造辭而言詭辭而出

後漢列傳

卷之十四

三



范滂註云倅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動依典義遷左馮翊文徙京

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

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

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

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

駿俱為京兆尹也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

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齋書詣京兆并貨牛黃

吳普本草

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時皆有之夜有光走角中

鬼牛身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

應陳進醫方嘗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

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

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

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可謂篤

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

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

而一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公其

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

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

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

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

子曰

子曰

子曰



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二。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

疏。榮華紛紜。

說文曰。紜。繁絲節也。

木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

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

四體猶手足也。

枝葉之有本根

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

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

如心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

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

意。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不得不賢於顏子。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

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

其所。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日。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

稱爾。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絕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目為目。不能總兼其美也。

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曾參閔損也。

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

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駕太守李文德

素善於駕。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

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駕聞乃為書止文



通鑑目録  
後漢書

後漢書

卷五十四

六

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容堂。安

國註尚書曰。昧。朝也。明也。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

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

家衆氏。投間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問隙而徂。百氏也。洋洋乎其盈

耳也。澳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

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

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自與

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

南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已來。束修。謂束帶。修。飾也。

玄註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

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

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

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

百中。之左右觀者百餘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

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

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技左。誦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

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馬氣衰。力倦。弓撈。矢

鈎。一發百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

稱之。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永康元

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篤論解經傳多



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

表教令

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

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癯至

尚書郡守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辟公府遷北

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懼素行險僻僭傲多不

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

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

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

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謚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

天子出適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梁孝王景帝弟竇

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盜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益而二

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盜之變

竊聞渤海王懼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夫奉上之

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

謂被侵枉不快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

言無實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

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

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尚書曰惟孝恐遂

孫繼曰簡  
襄石法



招權曰史

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恐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恐下其事。後懼竟坐。逆謀敗。為樓陶王。弼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鉤謂相連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

切急也

髮管掾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

及坐傳舍召弼而責。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剛。青州

六郡其五有黨。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近國計陵

亦考南北部。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

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議。遂各樹平原何埋而

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

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可。

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為可

黨。相有歎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

楊慎曰辭

項監



劉放曰  
文誤字當  
詐詭

獄遂入。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為政特控抑疆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彼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且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舉遺諸生齎書請之。并未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宅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乃大怒。曰：太尉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搯數百。府丞掾史千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

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峭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茶苦也。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閔散懷金。牖里。殷墟名。或作姜。亦名姜城。在今相州。晉王紀敬宜生。南宮括闕。



天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闕天之徒乃求有莘氏女驪戎文馬有燕九駟宅奇怪物因殷學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 史彌遭

忠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田里

稱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彌有

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

出為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先賢行狀曰瑜字維瑱聰明敏

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為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矣

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烝烝猶似夫懦者

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

哉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前書王翁歸曰問活千人者有付子孫否所居

者于人後世其興乎史弼頑頑嚴吏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

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

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

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

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

長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



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拔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

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

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不恤其緯而憂宗周

之隕為將及馬杜預註曰晏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之戚

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之戚

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隣人見其心之不

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

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

得罪於其君走避吾東家馬逸躡吾園葵使吾終年

不懸菜在門隣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澗水出

使吾兄溺歟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

悲而嘯音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琴棠

人山林之中見及貞之木喟然嘆息援琴而絃歌以

女貞之節自經而歎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乎友義貴切

砥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書陳謀及庶人尚書

及卿士謀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詩大雅曰先人植誦先王

及庶人也詩詠詢于芻蕘有言詢于芻蕘植誦先王

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且爽

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

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

傾耳而聽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

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

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王今同宗相後披圖

長年均以德德均以卜占之制也案牒以及建之何勲之有豈橫明天功以為已力乎

孫鑛曰正論文亦典



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競疆也仍外求嗣

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勃勃海也碣碣

石山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

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

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弃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

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

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

疆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枝武並不能用州

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

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

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解其事意

時始立太學在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

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

多回元回元猶紆曲也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謾批槩不成喻義

之乖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繕善

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

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

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



後漢列傳 卷五十四

小學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 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

固賈遠鄭興父子並敦悅之 悅禮樂而 今毛詩左氏

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 表裏言義相 宜

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

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

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太

夫馬日碑議郎祭鬯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

五經記傳補續漢記 言中書以 帝以非急務轉為侍

中遷尚書光和元年在日食之異上封事諫曰臣聞

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節 五行傳劉向

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為君舒緩 此謂君政舒緩

則臣嬌慢故日行遲而月行速也 左氏傳日

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 過分未至二

辰有災於是平君不舉避移時 言其相掩不過移時

而聞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掩曖比年地

震葦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

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

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

原其所禁 防禦疫 三曰禦癘 癘之氣 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

而宥之也 癘之氣 六曰修禮六

後漢列傳

卷五十四

十四



日遵堯。七日御下。八日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

賢良。賢實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

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者。奉后家屬

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

宜勅收拾。以安遊寇。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

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前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備寇者。兵王之家。賦

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

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

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

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

宜禁塞。希求也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

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黃

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

將宗貞。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

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

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

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

後漢列傳 卷之十四 十四



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滅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

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天下，震怖卓乃止。

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

輓轅出。詭詐也。輓轅道今在洛州。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

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

卒，臨困，勅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

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桀賊，過

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

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

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



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

孫賢者，子孫故。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其子孫。

并致薄醴。醴，祭酌也。音張。音張。音張。音張。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

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貴育荆，諸

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荆，荆軻也。諸，專諸也。未有不允豫奪常

者也。允，人行貌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當植抽刃，刃嚴

閣之下，迎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戕，者率暴之名也。豈

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緡。變臺囚

字臺卿。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臺也。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

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為戚

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注曰：岐娶馬融女，宗姜為妻，敦兄子

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葷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

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撒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

賤融如此也。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

重疾，卧蓐七年。蓐，寢蓐也。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兒子曰：



大丈夫生世。避無箕山之操。箕山許由所隱處也仕無伊呂之

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

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

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

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

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皮氏今絳州會河東太守

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歧耻疾宦官。即

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

兄珰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珰進。不由德。皆輕侮

之。歧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珰深毒恨。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

佗度。崔子王以工草書。稱于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

崔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

足。下方羅延熹元年。珰為京兆尹。歧懼禍及。乃與從

子戡。逃避之。珰果收其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

歧遂逃難。四友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

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歧。察非常

人。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

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歧素

鍾人傳曰  
落落數字  
鬱鬱淋漓

石鏡口叙  
石鏡



聞嵩名卽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  
 乃得歿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歧複壁中數年歧  
 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滅因救乃出三府聞  
 之同時並辟九卿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  
 桓鮮卑反叛公年舉歧擢拜并州刺史歧欲奏守邊  
 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  
 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  
 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歧拜議郎車騎將軍張  
 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

敦煌太守行至襄武

將名屬隴西郡

歧與新除諸郡太守數

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歧詭辭得免

展轉還長安

汝錄注曰歧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二十日不食也

及獻

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

日磾撫慰天下以歧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歧

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

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歧

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

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



皆與歧期會洛陽奉迎車駕歧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歧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歧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其人差全歧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歧使荆州督租糧歧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

茅坤事

乃稱嵩素行馮烈因其上為青州刺史歧以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歧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歿之日墓中聚沙為床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歧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贊曰吳翁溫愛義士劉烈謂以義干梁冀爭李固也延史字人風



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

禮記

孔子曰正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為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

邠卿

出疆專命朝威

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卷五十四終

後漢列傳卷五十五

皇甫張段傳

顧起元曰

三人皆有

將略而類

之阿黨

官以保富

貴視二人

私去遠矣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

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

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

不郵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

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

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討掾其後羌衆

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



孫鑄曰：屆明原係文入疏筆，動自與衆不同。

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停也。出於平人，回入

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

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

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

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

快戰以徵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

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穀梁傳曰：山曰原。兵人曰振旅。

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

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

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

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

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

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

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

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

鍾人傑曰：其氣請纆，據鞍之樂。

孫鑄曰：雖田之平易，然氣格自是醜厚。



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

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

畜貨聚馬戲諂

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

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能竭

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

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

而威福之來咸歸

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

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

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

詩大雅曰旱魃為虐如悛如焚大

賊縱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以

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掃凶

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

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

族

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

今日立號

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

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

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

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

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今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任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冀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

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卓

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虜悉平。延

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

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為涼州刺史後先零諸種

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文規素悉羌事。志

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

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

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畧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

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



孫備曰謀得醜快

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

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

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

將，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

鼠山名，在今澧州西東岱。請泰山皆用。亦求猛敵，不

如清平。勤明孫吳，不如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敵不如撫

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也。前變未遠，臣誠感之。感憂

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

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

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

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

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

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

刺史郭闕、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

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

羌人聞之，翕然友善。沈氏大豪滇昌、饑恬等十餘萬

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衆立功，還督

後漢書卷之五十三



鄉里既無宅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官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

簿虛降非  
發難曰此  
斷更動核  
真心也

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

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  
戾乖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

縣名屬安定  
郡今原州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

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

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  
即移書軍營及郡勸問誅

殺并納受多  
少之數目也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

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北方先事庶免罪

悔先事謂前  
輩敗將也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

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

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

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

託報將之怨于思復父之恥載贊馳車懷懼步走交

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  
離也若

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

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呼  
韓邪單于

待詔掖庭王鎮烏孫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  
君妻烏孫王昆莫為夫

亦矯健  
明盡文劫  
楊慎曰轉  
筆更安宛



人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財略兵家之也  
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

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

師之日多載珍寶封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印完全便入權門

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案訪陰害固

其宜也臣雖汗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

稱鹿豕不擇音謹日昧略上左傳曰鹿豕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也

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待徐璜左悺

欲從水貨數遺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然

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賊欽請謝規誓而不聽

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

也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

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

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

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

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奐

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中郎

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人多意



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  
人上郡太守王曼表還規編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

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

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言欲歸第

避仕宦之塗也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

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凍逮規雖為名將素

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

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差校時太

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為規賢在事數歲北邊咸服

未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

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

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

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一除內嬖無德而寵曰嬖再誅

外臣殺桂陽太守任胤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而災異猶見人情

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

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勳

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



後漢列傳 卷之十一

宰相之階至於鈎黨之釁事起無端謂李膺等事也虐賢傷

善哀及無辜今典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鑿

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

受審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

太守封壽城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為護羌

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

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

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察皇甫

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已則于祿見賢則委位故

于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

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父惇為漢陽

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

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

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相帝奏其章句詔下東

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

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者



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  
與辟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

敵叩頭爭止之與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

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七郡使南匈奴不

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與和親共擊真鞬等連

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與

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鑊八枚與並受

之鑊音渠金食器名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以酒

謂之使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

金馬還之如羊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

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與正身潔已威化大行遷使

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

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亾去

與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

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延熹元年鮮卑寇邊與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

明年梁冀被誅與以故吏免官禁錮與與皇弟親友

善與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



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循賦率厲散敗常  
 為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  
 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與示以義方嚴加  
 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  
 數載關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  
 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  
 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  
 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誼於是土郡沈氏安  
 先零諸種其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為  
 憂復拜與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  
 州及度遼烏桓二營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柏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甯縣故曰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  
 匈奴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與但誅  
 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  
 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葭沱掠雲陽夏復攻沒  
 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訶等摩訶音必薛友脅同種復  
 鈔三輔與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  
 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與不事寇宿故賞



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  
 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與因功特  
 聽故始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  
 臨朝太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  
 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與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與  
 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囚見害與遷  
 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與深病為節所賣上書  
 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  
 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與

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

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謹告

人若

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仙甲配龍騰蟄順至

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  
 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  
 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  
 天乃動威尚書大傳周公葬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  
乃雷電以風禾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  
恐王葬周公於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  
 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  
 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廷莫言遠近



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

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

天子深納真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

惡之帝不得自從轉與太常與尚書劉猛小隄衛良

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

遂下詔切責之真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

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

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真獨拒之寓怒因

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真前為度遼將軍與段

熲手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真歸故

將害之真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

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

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

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鬼相託若蒙矜憐

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真生死所能報

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州此淳于髡所

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

髀音步弟反也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

車馬十駟之趙請救於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婁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穰所求者奢故笑於

語有也  
海味哀語



是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

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

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

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

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死馬無所復用而

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人乎燕昭寶之

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

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然得賢士與共國

以雪先生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

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

涓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馬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

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

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馬乎

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於君年千里馬

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傳况賢

趙往士爭歸燕焉

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

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白

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

哀憐更為魚肉言將為人企心東望無所復言煩雖

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錮禁者多不能守靜或

死或徙與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

萬言與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

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



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

楊慎曰猶故曰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

作生想因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密

尾處然為不喜耳幸有前宦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

至有落奢非晉文陸翽鄴中記曰末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木

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

代德而存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用王

禮是其儉非王孫武帝時揚王孫死誠其子為布囊

奢也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

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

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王愷文志曰芝少特高操以

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

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

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芝及弟利

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宇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與為武威太守其

妻懷孕夢帶負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

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

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

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鄭鄉之封中官世盛宦者鄭衆封暴恣數十



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

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

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與被曹節等矯制使率

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覽泣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

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

國為發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

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

儀曰丞秩三百石所在能政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

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

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

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

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邪

賊東郭竇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

之連年不克未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

司徒尹詒薦熲乃拜為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

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賜錢五十萬除

之所在下



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頰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頰軍。頰下馬大戰，至日中，乃折矢盡，虜亦引退。頰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

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

羗，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千餘口，詣頰降。

又雜種羌屯琅白石。

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

頰復進擊首虜

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

允街音銍街音階。

殺畧吏民

頰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

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頰將湟中義從討之。

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固頰軍使不得進。

稽固猶停。

也。義從役女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頰，頰坐

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



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關訟頰以千數朝廷知頰為郭  
 閔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  
 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  
 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勢  
 轉盛涼州幾亡冬滇以頰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  
 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僂音良遂反酋豪三百五  
 十五人率三千落詣頰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  
 頰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  
 春頰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

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頰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  
 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頰  
 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  
 散北畧武威間頰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  
 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  
 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十餘人欲  
 攻武威頰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  
 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  
 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



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  
 詔問頰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  
 強衆不時輯定欲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  
 畧頰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  
 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  
 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  
 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  
 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  
 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

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  
 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  
 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  
 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  
 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  
 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無慮部凡也如此則  
 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  
 永和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  
 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



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  
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頰將  
兵萬餘人齋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

彭陽高平並縣名屬

安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眾恐頰乃令

劉微曰微非可張去如何字

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  
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  
弩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旁突  
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  
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為患

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

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匝也謂匝十二辰也連尸積

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東觀記曰

太后詔云此以慰神光馬賢等亡竈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

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頰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

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

夏頰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

即上郡奢延縣界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

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



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頗

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今鮮水名在甘州頗士卒

饑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競進也虜復散走頗遂

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靈州頗乃

被甲先登上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

三日三夜士皆重滿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既到涇陽縣名屬安定郡

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

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處負數難常宜且以恩降

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

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未寧之筭而中郎將

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

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羌叛之

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劒傷敗日切音女六反又言羌一

氣所生不可誅盡言羌亦稟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

可空靜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

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

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



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若那為無道。衛國

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

方無道。天欲衛伐邢。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

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占候也。下察人事。衆

和師克。克勝也。左傳曰。師克在和不。不在衆也。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

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

應折衄。案魚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

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音谷。猛反。誕辭空說。僭而

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徒令居內。宣帝時。充

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大。隴西扶風。

始服。終叛。至今為。更。與。同。故遠識之士。以為深

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

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

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

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

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也。

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願奪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

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類



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夏頰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屬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屬天水郡

今秦州分遣晏育等將兵七千人銜枚夜上

西縣

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



新豐縣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席也。言身

安不自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

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

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軍至，拜侍

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為貴人家，坐左轉諫議

大夫，再遷司隸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

黨中，常侍王甫在，誅中常侍鄭珉、董騰等，增封四千

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威為太尉。其冬病罷。

為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徵大中大夫，光和二

年復代橋玄為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

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

及頰，就獄中詰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

強上疏追訟頰功。靈帝詔頰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

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儼蹤。儼，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

君自起，王翦、李廣、申慶戎驂斜結，塵斥河潼。潼，谷名，

忌之流，皆山西人也。即潼關。規與審策，亟過囂凶。文會志比，更相為容。段



追兩狄東馬縣鋒紆紆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列傳卷五十五 終

後漢列傳卷五十六

陳王傳

詔起元下  
勝王之類

核侯恩同  
由安禍深

尋  
帝曠古如

舉只是仿  
自此傳始

寫其真態  
尚亦書不

其學中  
不復推御

既守却復  
其意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

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

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

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

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

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總錄衆事以諫爭不合

投傳而去投棄也傳謂符也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



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樂安縣名時李膺

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

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璆音仇前後郡守招命莫

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

廖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延

隧延隧入墓道也掘地通路曰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

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

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

就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且不肖介及賢者俯就之

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黷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况

乃寢宿家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

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

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

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

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

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

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

禮記曰仲  
舉諸疏但  
持論正且  
筆力難筆  
俱不副



先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  
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  
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  
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  
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  
客。上民亦畏其高。舊喪妻。鄉人畢至。唯許子將不往。  
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  
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  
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張

盛後正  
猶為勳核

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  
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  
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主  
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  
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高祖之約。非  
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  
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  
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  
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  
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



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貲量也。鄙諺

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

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

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灾。公羊傳曰：西宮灾，何休注云：時僖公

為齊桓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

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

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

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

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

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

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

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

獵。廣城苑名，在今汝州。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

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

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尚書咎繇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周

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

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



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  
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  
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  
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  
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  
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嚙眉之感。景公  
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  
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家也也。祭公祭國公  
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馬祭公謀父作祈招之

詩以止其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奏不納。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

舉。不偏權富。而為執家郎。所諧訴。坐免歸。頃之徵為

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  
不遺矣。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

之禮也。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

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施刑徒李膺。帝不

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

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

劉劭自案  
文書案  
在善資



漢魏書  
劉劭案  
官怨志

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一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志，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脩霸，務爲內

政。

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在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

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

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春秋於魯小

惡必書。

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譏其與讐狩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譏其奢也。故

曰：小惡必書也。

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

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

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

列侯，繼承天位。

言桓帝以蠡吾侯卽位。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

孫尚恥，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

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



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

五侯謂胤讓淑忠載五人與冀同時誅

天啓

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

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太猾張汜

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大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

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

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恟恟。恟恟恚貌而小人道長。管惑

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况乃

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

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旨之罪。

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暴逆。

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

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文帝時大

通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人朝因見之。

為檄。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

君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錢三十萬。未聞二臣有專命

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

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寒。近習豫政之源。

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



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

縣人 瓚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

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悉皆誅死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

儒何以為異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入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阡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

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入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阡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



新豐縣溫湯處號怒儒鄉湯西有馬谷

昔武王克殷

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為秦阮儒處也

表間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間闕天封比干之墓也

今陛下臨政

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

簧

簧笙簧也言讒人之口以喻笙簧也

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

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

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

離道規諺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

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

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

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

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故使殺焉君子何為痛

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

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

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

人其亡也忽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

茹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

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

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青者天所棄也

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

恨恨猶眷眷也故殷勤示

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

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



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舞於魯之幕下

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

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曰

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太尉

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

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

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今當行之與不亡時同

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

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熾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於義不足焉得

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

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

所歎大傳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忠孝之美

德冠本朝嘗愕之操華簪彌固齊宣王對閻丘卯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

後可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

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即就也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竊惟割

地之封功德是為臣熟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

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



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

詩小雅曰

受爵不讓，致于已斯亡。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

使皇天震怒，災流下

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

得。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

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

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

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

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

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其交構。

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

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

以旣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

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

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

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戾覽曹節、公

乘斯五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

趙夫人即趙嬈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

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



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連，逢猶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戾，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柱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駟駟騎士也蹋踈，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鉅令，鉅縣屬沛郡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授考掠誓

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授考掠誓

劉敞曰案  
文授考掠誓

震授考掠誓



漢書曰  
音調如七  
言五詩

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  
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  
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  
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  
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愾  
俗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義云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遠埃霧也遠避也愍夫世上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

綱西京以前便無此等議論

相恤也以遯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已  
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  
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慄慄有風采之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分之力也

又曰此傳驚于師忠義饒有神色勝前傳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驥壯盛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



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譖事宦官因緣譖訴  
 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  
 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  
 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  
 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  
 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  
 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中  
 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  
 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

將軍南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

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

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

挾忿怨以事中允也中傷也明年遂傳下獄傳逮也會赦還

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

不欲使更楚辱更經也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

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深計深計深計謂又諸從

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

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



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

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

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

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是以孝文納馮唐之

說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為郎中署長

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

下下之吏削其爵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晉悼宥魏

大輕罰太重帝即日赦尚復為雲中太守魏絳

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

戮其僕公怒之絳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

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

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

重寡人之過與之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

禮使使佐新軍

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

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眾望臣等備位宰相不

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周禮

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

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

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睚音五懈反眦音上懈反前

書曰原涉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畱間

猶去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

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

許應元曰  
翰言中曰  
按風奇



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

孫鑣曰空言代敘事却得其結

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二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南四星曰執法也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



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

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

刺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

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

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

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

輕布以劔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勢多自誇伐既失意

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

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

之色仗且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

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

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解兵

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

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

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

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詭言當

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

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黃公親厚並尚從坐

孫鑛曰叙

子師謀

被禍處

節有情

不及馬

之蒼古

亦明快

意亦飛

又曰此處

涉海更

解分日

文解兵

多關東

字



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

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

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

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青畫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

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

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謂天子也臨難苟免

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

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

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

孫賓自得  
此二君更  
增神示

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

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

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

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

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

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

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

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

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戩音棄官營喪王宏字長



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  
事宜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

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

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宋翼豎儒

不足議大計賢者言賤劣如偉賢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

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

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

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

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端字君策扶風人頗有

才謀瑞以允自尊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免商以獲

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揚彪望前

嵩皆讓位於瑞與平二年從駕東歸為亂兵所殺趙

戢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

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戢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

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戢辭貌自若梅謝釋之

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

辟之執戢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

太祖時為相國



王維林  
全以餘旋  
或指為洽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蔽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懸解喻安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

緝合也易

下繫曰人謀鬼謀言蕃設謀雖合而冥運未符也言觀於瘁曷非云亡

瘁盡也瘁

病也言國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

子師圖難明心傾節

謂矯性屈意於董卓

力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

誅卓為工被殺為拙

也

初七日

晚寒披絮眼病而脾亦不強

